

初春的陽光正射在太太的臉上，她睡得正甜，好像在夢裏同伊的情人談話一樣地忘了人世。伊的丈夫萬平早已起身上公安局去了。

娘姨打了臉水給伊丈夫洗臉之後，就又去在床裏縮着一團地睡下了。一直等到太太在樓上喊她三聲之後，她才連忙揉着貪睡的兩眼起來了。

春天本來是使人興奮的，而蘇州城又是同多情的女人一樣地伸開着臂，抱着滿城的居民在消

魂的溫暖的初春的陽光裏。賣花的小女孩們同小雀一樣地在巷頭街尾叫着，並且還同狗吠聲夾雜着在空氣裏打轉。閨女們便推開玻璃窗看風景，一面喊住一位賣花女，喊侍女去把鮮花買幾朵來。雖然伊們不能同伊們的未婚夫相見，但整日坐在房中便可對着鏡子多擦幾次白粉。當侍女來報告隣近的青年夫婦的行蹤時，便又提起西施的歷史來，一面又打聽那美術學校的展覽會日期。因為伊們可以得着父母的允許去看幾幅裸體的木炭畫。

太太現在不過才二十歲，她在中學的三年級還沒有畢業就嫁給萬平了。因為萬平是公安局的書記官所以每天早上七點鐘就去了，一直到晚上九點鐘才回來——有的時候還要同同事們到闖門的妓院去應酬一趟——所以有的時候過了十二點才聽到他輕輕地拍門。關於這些瑣事，太太是不放在心上的，因為男人幹的事實在管不了許多，只恨自己的命運不好，不然也許會嫁個多情的丈夫。但

女人的靈魂向來是放在男人的腰間裏，這大概是天下的常例，所以太太沒有可憐自己過。可是，她却迫不得已地常常去外面走走，有時就去戲院有時就到美術學校的池邊站站。因此，她便認識了一位美術教師，他的年紀不過才二十四歲，頭髮垂到肩頭，她起初還叫他出獄的犯人，但這不過是想着而已，因為只一刻工夫她就把他看成世界上第一位的美男子了。他們第一次的相遇就在那池邊，那時太太正坐在一個石頭上面拱着手看水面滑走着的長腳蝦。因為她的樣子太好看，所以竟使美術教師偶然一看之下就覺得非替她速寫下來不可。所以他就站在對面的柳陰下面畫她的相，但不知道怎樣，他的筆總是不由心，更在嘴角那邊滑拖了一個長條，就好像一道鬍子一樣，所以弄得美術教師掃興了。正好太太抬起頭來，於是他們的眼光接觸了！太太的心裏就大大地震動了一下，於是便暗暗地愛他了。至於美術教師那不必說，因為他沒有結

過婚，他正想找一位女朋友，所以他更大胆地笑了一下。太太並沒有責罵他，反要要求他替她畫張相，這正好是美術教師的運氣，所以便把那張畫不成的畫從寫生簿上面撕下來交給她。她一看就自己臉紅起來，因為那畫得很像，那嘴角邊的一條橫線却正像笑痕，這使美術教師才恍然大悟，於是就在那邊的嘴角多畫了一條，這便成了一張笑的痴思圖了。

就在這次的會見的第三天後，她們又會見了。又是那池邊，以後一次却在她自己的門首。

——你好呀！美術先生！

——你……呀！貴聖的夫人！

但太太却不高興了，他爲甚麼喊她貴聖的夫人呢？她並不是貴聖的她正是薄命的太太呢。

可是，她却問他道：

——先生可曾有過家小？

美術教師連忙答道：

——沒有，我還不想要……

但太太却笑道：

——我知道你之所以在我門首走來走去的原因了……

美術教師隨即不能開口了。他自己的心裏正個太陽在那裏升起。

大概靜默了三分鐘的樣子，太太問道：

——那麼，我想你一定是住在學校裏了？

美術教師答道：

——不錯，就在那池邊的小屋子裏。

——你愿意搬到我這裏來嗎？

美術教師答道：

——那要多少房錢呢？

太太笑得不亦樂乎，她叫道：

——我不是一“客房主”，我不過要你教我畫，你知道嗎？我也很想把美麗的風景都搬到我的中來呢……

美術教師還有些不相信，所以說道：

——你的先生不說閒話嗎？

太太答道：

——管他做甚麼呢？我要學畫難道可以不准嗎？他又不能整日在家裏伴我……

美術教師於是答應下了。

太太便命令娘姨打掃樓上那間空房，那裏有一面的窗口正向一個小綠林開着，那外面常常有飛鳥唱着歌，春風會把柳絮吹進來，所以算是很合適的美術家之居室了。太太便在當晚對她丈夫萬平說：

——你知道，我一定要決心學畫了！

萬平正在埋頭抄文稿，答道：

——我想就這樣吧！

那時，太太就答道：

——可是，你當然就要替我請一位教師來呀！

她丈夫却不理她。

但她却抗議道：

——你應該去美術學校請那 美術教師來這裏住，我早晚可以由他的指教學些風景畫的畫法。

這下，她丈夫就抬起頭來，第一次注目着自己的夫人，暗想道：我已經四十歲了，不應該討位二十歲的女人。

於是，他問道：

——他年青不是？

——大概是年青……

萬平便站了起來，叫道：

——你竟想贓一位年青的美術教師來自己屋裏住嗎？

太太叫道：

——我一定要學風景畫，趁我還年青的時候！

萬平問道：

——你們在前談過話嗎？

太太答道：

——還沒有談過，不過我知道他是一位
的男子，他在美術學校做教師，他有兩百多學
生，他難道還不可靠嗎？

萬平叫道：

——那在日報上發表那篇的自由婚姻的作
一定就是他了！

太太嚇了一跳，問道：

——你看過嗎？

萬平把文件拏給妻子看，一面答道：

——有一位紳士要控告他，這就是公安局接
到的文書，明天早上便要送到法院去了。

——那有罪嗎？

——至少要給他一個警告，禁止他再這樣宣
傳下去！

太太道：

——但何必管他呢？報館裏一定是贊成
文章所以才登出來呀！

萬平沒有理由可以同年青的妻子辯論，因為他已經深恨那美術教師了。並且又反悔娶了一位有智識的妻子。

於是太太便把那文書撕成許多紙屑之後就投到她丈夫的懷裏去哭道：

——你幫忙他些，因為他一定可以教我風景畫的畫法，他一定是可以搬到我們這裏來住居，早晚都可以做我的先生呀！

萬平氣忿之極，但他給年青的太太百般要求之後也就允許明早去請那位美術教師做自己的妻子的畫師了！

二

美術教師白湖今天起得特別早，茶房都還沒有起來。他還沒有洗臉就走到外面來了。

蘇州城在晨霧裏睜着眼。

在池的中間有一對的水鳥在那裏半飛半跳地趕長腳蝦。

遠遠地吹來了幾聲寺鐘。動搖的鐘聲好像有波紋似的在空氣裏跳。

白湖雖然已經二十四歲了，但實在還沒有經

過過好像這樣暢意的生活，他以前是在北京學畫，在那冰寒的北國裏他足足過了六年的困苦生活，他沒有父母——他只有一位在天津開着小酒館的叔叔。他能夠從美術院畢業算是天大的榮幸事了。

蘇州的生活同含着巧克力糖一樣有味！因為蘇州好像是美術家的發源地一樣，連初春早上吹來的風都有些使人眼醉，而女人家的細語聲又同一首海滔的抒情詩一樣動人！白湖來到蘇州以後，簡直成了一位原始時代的野人了。

他在池邊站着看着那一對水鳥爭逐長腳蝦的有趣的生物界的畫圖，不禁心裏就浮上了一個熱的理想。

他假如有一位女同志，那他就一定可以使生活更加有意味些。

因為住在蘇州城不可以沒有女人的，在蘇州城還不能被愛或愛人那簡直太笑話了！蘇州城的女人實在比北國的女人要風騷要多情得百十倍呀！

而白湖却還沒有一位情人。

美術學校裏沒「女學生」這便是第一的缺憾事，所以他積極懇請校長要求教育廳開放女禁，增設女子招生實行男女同校，不料校長却老是以“有傷風化”四個字來回答。據校長的意思：假如男女可以同校并且可以在一個教室裏畫裸體畫，那將來蘇州城的馬路上也一定有人敢幹那風流的事情

.....

這個話，却使年青的美術教員苦惱了。

但年青人總是年青人！戀愛是必定會從青春裏帶來，這種力量是每個年青人的內在精神，只要同外面的異性熱力一透，那就要自然地生出許多浪漫史來了。

花一定會有蕾的歷史。

所以蕾已經生，那花一定就會跟着開。

人也同自然界一樣。白湖呢，不消說，他是一個人。

白湖忽然高叫了一聲，却把那一對水鳥嚇走

太陽已經在露面了，那一絲一絲的光線就同偵探一樣地織入晨霧裏來找那樹葉上的露珠問安：那好像說：“別來一夜不知道蘇州城不知道發生了幾件新聞……”

茶房看了看白湖的房間，知道白湖是在外面了，所以便打開他的透外面的小窗，高聲地喊他了。

白湖心裏恍恍惚惚，好像蘇州城的景緻已經同他的心戀愛了。他的細長的黑髮垂在肩頭，在晨風裏顯出那黑亮的光，間係就給風唇掠起一段頭髮垂到額前來，那簡直就同一位閨女午睡起來的時候一模一樣。

茶房喊了兩聲他才回答一聲，於是他同一隻受驚的水鳥一樣地回到自己的房間裏來了。

剛洗過臉，茶房來說有人來找，並且還帶笑

說：

——白湖先生也有了交際呀！

白湖實在是少於交際的，他聽說有人來找他，就想不去見面，因為那又恐怕是來求情代畫一張甚麼裝飾畫的了。

但因為，早有些茫茫然，所以他竟吩咐茶房請訪客到自己的房間裏來了。

——先生，早上適意呀！

萬平不客氣地就在床頭坐下了。

——謝謝！好得很！

白湖沒有主意，因為他對於不識者之來訪實在有些喫驚了。

萬平咳嗽了一聲，就跟着飛出了一口痰，那差不多要落在白湖的褲襠上了。

——先生可曾和鄙人會過面……

萬平好像獨語又像問。

白湖忽然覺得自己未免過分健忘了，這位訪

客并不是他的不識者。

——大概見過了的吧？

——是呀，我每天都從這學校外面經過的呀！

於是乎白湖才恍然大悟。

——對了，那是真的常常見面呀！

這種答應使萬平的心緒靜了下來。白湖并不是一位看不起老時貨的人物的樣子。

萬平參觀了幾張白湖的西園寫生，竟對白湖有了敬畏之念了，因為自己的妻子假如能夠學得成功，那西園的景緻就可以遷到自己的房間裏來了。

但他忽然想起了那報上的自由婚姻的論文起來。

——先生對於新思想好像研究着的……

這又是好像獨白好像責問的口氣。

白湖答道：

——那麼，先生也一定注意的了？

萬平連忙站起身，欠了平身答道：

——豈敢！不過拜讀過先生的大作吧了！

白湖沒有話來回答了。因為下文不知道是奉承還是惡毒的批評……

——先生可見是年青人呀！年青人自然都提倡新思潮的爲多，這個，哈哈！你們年青人的夢想！

——但怎麼夢想呢？

萬平答道：

——你提倡自由婚姻，那誰愛誰誰就可以同他一道上床睡覺了嗎？哈哈！

白湖反對道：

——你想錯了，相愛自然就是婚姻的主要條件，這難道是錯的嗎？

萬平却有些畏縮起來，爲的是他記起了自己的妻子的話來了。

白湖對於這樣一位造訪者却漸漸有些興味起來，因為這究竟是兩極端的對立，凡是對立總是有